

乡愁里的雨补鲁

□ 李刚明(四川)

刚抵达村口,两座堡垒似的寨门就突兀眼前,雄伟霸气;两边高高的石砌城墙向村中延去,进入村里只能通过唯一的这条石路,宽不过3米。

雨补鲁,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的一个古老村寨,居于天坑之中,现列入中国传统保护村落。因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厚历史底蕴吸引着我,不惜跋涉千里寻它而来。

雨补鲁,彝语“低洼的地方”。黔西南州随处可见的喀斯特地貌造就这一方神奇,天坑四周奇峰林立,半山腰的岩壁有一处泉水终年汨汨流淌,村民引水建起一条环绕村中水渠,既保障土地庄稼的灌溉,又能保障村民的饮用生活。水流到村西头一低洼处(也称地漏)进入地下暗河。如此自然奥妙,有地质学者考证指出:它是迄今发现宜居的华夏首坑。

石砌的村道两旁和散落的民居周围,高大的芭蕉翠绿欲滴,让人有些怀疑是不是走进南国热带雨林之地。愈往村寨里走,愈加感到土地的平旷、树木的葱茏、村野的清静。那些全用石头砌成的石墙、石路、石屋粗硬而古朴,融于这自然环境之中却又那么谐合,更显时光深处的青幽魅力。

望乡台前,两棵巨大的古榕树苍虬繁茂。刚进村口时,还是晴空万里,四周的奇峰山岭上好似缀着朵朵白絮,我正惊诧于巨伞下的这片荫凉好褪去一路行程的烦热,一阵风“嗖嗖”吹过,一猛子的雨滴就打了下来,快速地闪到旁边亭子还不到两分钟,风散雨停。人说贵州“天无三日晴”,而我体验到的却是贵州的一日几晴几雨了,不到半日的行程路上,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场大雨相迎。望乡台,是村民们平常聚会和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,也是这个有着600多年人居历史126户人家祭拜故乡的地方。听村民讲,这两棵连同村中那棵大榕树,常年青绿,几百年不见枯萎,就如居于这里的人们,代代相传,繁衍生息。在望乡台旁的亭子里,我与村

中一陈姓老者的交谈中,知道了古寨的过往。

村民大都是陈姓人家,相传他们的先祖是元末明初建立了大汉政权的陈友谅。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,陈友谅中流箭而亡,陈氏族人为了摆脱朱元璋追杀,一路出逃到贵州夜郎国(今贵州安顺)躲避安居,后又与当地董姓族人发生争斗,不得不一路辗转来到兴义地界上,这里虽地僻荒芜,居无人烟,却有地有水,草木茂盛,是个避乱安居之所。于是便安顿下来,陈氏族人就在这里代代繁衍至今。村中建有“陈氏宗祠”,一排三层的石瓦房,供奉祭祀着他们的先祖,石墙上挂着数块木牌,上面展示着他们陈氏的家风家训。

村寨民居依山边高缓处修建,错落有致。灰白的石墙、青黑的泥瓦建成或一层或二层的民居掩映在绿叶古树下,一些嶙峋山石三五几块随意堆放在屋墙、院坝、路边,有顽皮孩童在石上石下尽兴玩耍,几处零星摆设的摊点上,陈放着本地出产的花生、玉米、红薯、瓜子,售卖的村民静静打量着外来的人,不闻吆喝声。

在村民的指引下,我们寻到天坑一地漏处(整个天坑有四处地漏)。地漏位于田野中,明显凹于地面3米左右,呈喇叭状。北京一位爱好艺术的大学生,志愿设计出一个方案由村民实施,使用村中随处可见的火山石铺满地漏四壁,在地漏底处留仅容一人大小的圆口,拍摄出来的天坑地漏更具有视觉冲击震撼力,而今成了每一个外来旅行者必打的网红卡点。

漫步整个古寨,清幽整洁。雨后寨子氤氲着草木之香,天坑上空时不时飘荡过来朵朵白云,悠悠然然。也许是追赶的脚步太匆匆了,我们难得有一方这寂静空灵的土地能如此心静地停下来,寻思“世外桃源”是何样一个境地,在它乡和故乡间奔赴,雨补鲁——或许就是这个地方。

暖暖的阳光照耀在长长的石板坡上,将我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。这是一片生长在家乡的怀想,铺着一片五月初的明媚阳光。我脚下的这片石板坡,让我既熟悉又陌生。石板坡,只不过是儿时一种习惯性的称呼,它看似一条长坡,有的地方其实也比较平缓,特别是中间的一部分,还有一块平坦的地。石板坡上有坡度的地方,是儿时我们那些野性男孩滑梭梭板的场所,即便屁股下垫着纸板,有时也会将裤子磨起洞眼。

整个石板坡,长约百多米。那时,我们小镇有多少孩子,我无法说清。我敢说的是,这块石板坡,都留有他们儿时晃动的足迹,那是他们抹不去的回忆。不管那些回忆的感觉是沉重的过往,还是愉悦的欢笑,这条石板坡都是他们心中成长的回望。石板坡是小镇与农村的分界线,也是农民们上街赶场的必经之路。若遇大雨,被雨水冲洗的石板

坡,变得一片干净清爽,看去光滑无比,让人满心愉悦。

放学之后或是周末,我和我的玩伴,少不了去石板坡上玩上一阵子。女孩子们在石板坡上跳橡皮筋,男孩子们玩陀螺,玩纸飞机,叫喊声和笑骂声在石板坡的上空不断回响。那时,从没感觉到我们的那些笑声有什么特别。多年以后的今天,故土重游,伫立在这片石板坡上,我隐隐约约听到的回音,是那么清脆,仿佛看到了我们童年时代的无忧无虑,看到了儿时那清一色的影子:穿着蓝布衣裤和黑布鞋,还有那清瘦的脸颊和明亮的眼神。如今,那些童年的玩伴,他们现在在哪里?是否回想过这块伴随他们成长

故土是不变的美好

□ 周康平(重庆)

的石板坡?

走在看似落寞的石板坡上,它无人问津的模样成了人们的遗忘。远处的角落,已有苔藓存在和杂草的生长,让人难免有点感伤。这只是一触景生情的表象。生动的感觉依然是无法遮掩的美好。石板坡的边沿,那片黑色的土地依然肥沃,青幽幽的小麦和绿油油的油菜,给人的视觉,仍然是那么生机勃勃。儿时的记忆,刹那间奔涌而出。那片黑土地里还藏着我们儿时扯野菜的身影。对于扯野菜,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芥菜,只需用小刀轻轻一撬,一把茂盛的芥菜就在手里了。母亲用芥菜做的肉馅饺子,总是让我清口水

长流。还有黑土地上那嫩绿的首蓿,洗净,焯水,拌大蒜等凉拌,吃起唇齿留香。只是,那棵长在黑土地边上的香椿树不见了踪影。毕竟几十年的时光已经过去。我们这些当年围着香椿树转的小孩,也满脸皱纹。香椿树生命的长短不是我的估计,如同我无法知晓当年在这黑土地上挖荠菜挖首蓿的那些孩子,他们是否也头发花白?不管时光怎么流逝,不管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怎么变化,石板坡不变的依然是它朴实的模样。那片黑土地,不管我们这些曾经在它上面转悠的孩子如今在哪,它依然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将我们儿时的欢歌笑语生长。

镰刀

□ 韦桥送(广西)

有一些画面是画不出来的
比如金岭村的一个女人

她挥舞着镰刀
赶走清晨冰冷堆积的露珠
把山腰的茅草割下来
她挥舞着镰刀
默默对抗情绪正旺的日头
把田野的稻谷割下来

直到有一天
确切说不知道哪一天
她的身子弯成了一把镰刀
肌肤锈迹斑斑准余内心锋利
她沿菜园爬一圈
那些杂草就被割个精光

她把稻米卖到山村以外
她把茅草烧成的酒卖到山村以外
她举着镰刀把儿女推到山村以外
于是三个幸福的青年
喝光了一城的酒



摄影:周宇

诗路语

心疼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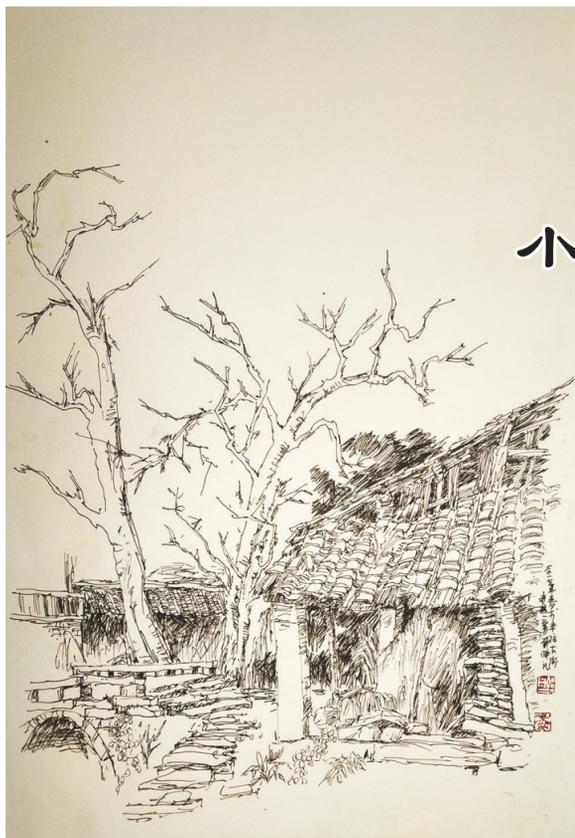
你说你是心疼我的
如果此刻我需要你我就说
这话从什么季节来
要到哪里去,我真的没想过

只记得黑胡须
充满了火焰
我曾试图靠近并且攀登
像盛开的花事
出神,飘逸,挤挤挨挨

但我什么也没说
那诞生过爱情的舌头已被淋湿
隔着一张纸
我只听见大火穿过夏天
穿过十月,再轻轻地
穿过我们



冠顶坡古道玉皇庙



米粮铺

画记

小川东古道

散落草丛的石块,几处灰瓦老屋,村前的老树,老树上的鸟巢,在夕阳下数落着风烛残年,物是人非。画者用敏锐的视觉、悲天悯人的情怀、简单的笔调,勾勒出往来巴蜀的这条路上八大铺的当年场景。行走在千年残荒的古道,感叹人生沉浮如此,想当年脚夫肩挑日月,富贾贵达马踏轻尘,如今时代代谢,草色依旧,柏油路面,靓车碾过岁月的点点滴滴,仿佛这画,就是时间的正面,而生活,就在画的背面。

作者简介:

刘耕,中国民主同盟盟员,大足区二届、三届政协委员。重庆市美术家协会、重庆市书法家协会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“首届西部书界高级研修班”优秀学员,大足区美术家协会主席。



石碾铺



大渡河(西门游园)



曲水铺



高坪老街



走马铺



三尊佛遗址